

小倉山房文集

新式
標點
足本
隨園全集

杜就
署



大字
足本

隨園全集總目錄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續集

小倉山房外集

小倉山房詩集

小倉山房詩集補遺

袁太史稿

小倉山房尺牘

牘外餘言

隨園詩話

隨園詩話補遺

隨園隨筆

新齊諧（即子不語）

續新齊諧

隨園食單

續同人集

續同人集文類

隨園八十壽言

紅豆村人詩稿

碧腴齋詩存

南園詩集

筱雲詩集

湄君詩集

袁家三妹合稿

繡餘吟稿

閩南雜詠

盈書閣遺稿

樓居小草

素文女子遺稿

湘痕閣詩稿

湘痕閣詞稿

瑤華閣詩草

瑤華閣詞鈔

瑤華閣詞鈔補遺

女弟子詩選

飲水詞鈔

筆船詞

捧月樓詞

綠秋草堂詞

玉山堂詞

崇睦山房詞

過雲精舍詞

碧梧山館詞

隨園瑣記

談瀛錄

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

君枚傳 澄清堂稿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唐人祖籍慈谿幼有異稟年十二爲縣學生二十一在廣西巡撫金鉉署爲銅鼓賦援筆立成不加點竄鉉愛其才會開博學宏詞科舉枚應詔入都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故事翰林習國書勿問漢文考校掌院史文靖詒奇其才命擬奏疏一通曰一通達政體賈生流也散館以未網清字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甯枚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滴雪之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枚視案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

玉賜嘔吐是也認久則破家吾當爲汝了之」乃盡去舊案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實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死一兵縛控舟子兼及客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撻遣去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率衆劫之者枚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過糴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上司歎賞枚得政體其敏而能斷類此初枚爲溧水知縣其父自廣西來慮枚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入署其後土人多以枚斷訟事附會爲小說迄枚僑居江甯山無垣牆數十年盜賊不忍擾其什物者其得民如是以母疾去官起復發陝西以知縣用丁父艱歸遂牒請養母卜築于江甯之小倉山樂隨園聚書籍爲詩古文如

是五十年終不復仕。是時國家治安百餘年。海內物力充裕。江左當道政事多暇。常開閣延賓。枚以山人預其游。排日燕樂。或嘉其風流。爭致金幣。枚又崇飾池館。高下隨山。結構難。以五色雲母窗。絢爛巖谷。畜珍禽奇獸。張燈聳動。游人自皇華使者。下至淮南賈販。多聞名造請交。歎者相國某柄政極豪侈。至命工圖繪其園。仿而作第。當世大僚有馳書甘贊門下者。一時名譽傾動四海。然枚談諧跌宕。自行胸懷。未嘗爲勢要牽引。年逾耳順。猶游名山。嘗至天台雁宕黃山。匡廬羅浮。桂林南嶽。瀟湘洞庭。武夷仙霞。四明雪竇。皆窮其勝。舟車所過。攀轅授館。疑古人復生。乃至道釋閨閣之能詩者。皆就賓焉。枚長身鶴立。廣額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鐘。生平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九十四而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一家怡怡如也。正家之法。井井如也。篤於故舊。嘗爲亡友沈凡民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編脩。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立其孤。尤喜汲引後進。一時才士多出其門。嘗自稱「吾之宜

不擇日葬親徙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丐貸求安而饋貽者四方不絕不講學而神解超然一又自爲詩云「自歎臣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一非虛言也昔晉劉琨謂王濬性至通而自然有節稱阮裕傲然忘賢而賈與度遇忽然任心而心與善游枚其有焉枚既山居年又最高歷四朝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諮諏其子孫僚友各編次爲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足以裨益正史更自言「爲詩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合唐音」又曰「詩人家數甚多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奭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林則俗虞全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情韻排側芬芳非溫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不能范蔚宗言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故其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撰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詩話尺牘說部之屬若干卷以嘉慶二年

十一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二。先是枚自葬其親於所居隨園之西百餘步。又營生壙以祔之。則環葬奴婢工匠及鄰人之無後者。纍纍數十塚。自言「吾死不寂寞矣。」嘗有術者推枚六十二而得子七十六而下世。及得子如術者言。至七十六以爲當死。擬陶潛作自挽詩。及其年歲除。又作告存詩。其曠達之致如此。二子曰通。曰遲。通以弟子爲嗣。

舊史氏曰。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於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惜退而以文自見。一然其成就有足多焉。吾聞句金之間。號爲福地。世有異人。其身名俱泰。與陶宏景代興者矣。

隨園老人遺囑

遺囑付阿通阿連知悉。我以八十二之年，遭百餘日之病，自知不起。故於嘉慶丁巳年閏六月十五日，將田產衣裘分單交代，只存隨園住房一所，田一百二十四畝。所以不分者，要留此園與汝兄弟同居。將我所住向南平屋三間作祠堂，供奉先祖神主。傍園之田作祭祀產，汝兄弟公收公分公用。須念我十三歲入學，十五歲補廩，家徒四壁，日用艱難。汝祖因叔父健磐公在廣西金撫軍幕中，與我二金託柴東升先生帶至江西高安署中，借我十二金坐倒划船到廣，受盡飢寒。時乾隆丙辰端午前一日也。叔父一見，憐然道：「汝不該來。」我惶恐無錯。不料次日引見金公，蒙國士之知，非常矜寵，留住三個月，保薦博學鴻詞，送銀一百二十金。遣人辦裝護送至京。此六十年來生平第一知己也。廷試報罷，落魄一年。蒙王星望、趙橫山、南太史薦至樞中堂。府上訓蒙捐監進場鄉會試，出四川朝林鄧遜齋先生常

熟蔣文恪公兩房師門下。乾隆四年，蒙皇上恩點入詞林。以年少故，派習清書。同年現在者，阿廣庭公相已逝者，常州相國程文恭公、景伊、番禺協辦莊滋蘭、亞相有恭、蘇州禮部尚書沈文恪公、德潛、江西工部尚書裘文達公。曰修、廣東巡撫李端敏公、湖一皆一代名臣。宋張乖崖云：「吾榜中得人最多。」洵不誣也。乾隆七年，我散館外用。宰溧水、江浦、沭陽、江甯四任共六年。蒙總督尹文端公保薦高郵州知州，部駁不准。我心不樂，適老母患病，遂乞養歸山。除清俸盈餘外，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誌，送至千金者。董怡亭觀察、世一、鮑肯園參議、志道、之重文墨，亦難得也。東坡先生云：「一生不得文章力。」豈其然乎？因之總算田產及生息銀幾及三萬，非我初心所望。亦汝二人修來之福也。且喜汝等俱各恂恂本分，似能守其家業。我心甚喜。所未能忘情者，隨園一片荒地，買價甚廉。我平地開池沼，起樓臺，一造三改，所費無算。與我貧賤起家光景相似。奇峯怪石，重價購來。綠竹萬竿，親手栽植。又

頗能識古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錫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焦葉青花兼多古款爲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也當時結撰一片精心談何容易吾身後汝二人能灑掃光鮮照舊度置使賓客來者見依然如我尙存——如此撐持三十年我在九原亦可瞑目此後付之悠悠不但我不能知卽汝等亦未必知達人見解所不必再計者也瑤坊門外有三妹陶姬墳與老友沈凡民先生之墳相近每年無忘祭掃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有曾祖祖父墳墳親霍姓尤須親往祭奠傍有姑母沈太夫人墳——我年八歲祖母猶抱臥懷中沈姑母教之讀書識字料理起居服食——今遠隔天涯不得年年到塋奠一滴酒清夜思之淒然淚下我替汝二人安婦在故鄉者專爲此也隨同文集外集詩集及尺牘詩話時文三妹詩同人集子不語隨園食單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賣各省計開汝等酌量分計寧缺毋濫凡關涉貴人大位者用淡紅紙小字寫計不可用素紙其餘平行用小古簡

最雅用大紙便市井氣南京惡習以負販商賈公然發帖請長者貴人陪弔——汝二人萬勿爲之只擇我生平相好三四人開弔兩日足矣既有吳太史所撰本傳不必再用行述來弔者各送一本入殮沙方棺木蟒袍補褂俱已端正二十餘年卽汝母身後衣衾棺木都係同時製就樞停小倉山房正廳古禮云一士三月而葬一過百日卽須歸土墳在百步之內葬費可照我葬汝祖父母之舊籌兄弟公攤五十金可辦我不敢厚過先人也但題一碣云「清故袁隨園先生之墓」千秋萬世必有知我者白布孝堂及汝等夫婦孝衣我先爲製就如今冬我尙存必在去年所築大壙中親辦兩穴恐屍硬不便著靴有極華刺繡朱履一雙白綾襪一付可用更有切囑者「阿通性躁躁則虎頭蛇尾作事難成阿遲性狷狷則踽踽涼涼無人幫助二人須自知其短亦古人佩韋佩弦之義也」我門生遍天下然在金陵待我最厚者惟方甫參其人正氣有身家有見識有情分汝等平日背後亦頗知推重我身後尤宜靠傍諸事

隨園老人遺囑

諸教而行無錯誤。至於誦經念懺。做七營齋。我生平所最厭者。汝可告諸姊妹來。祭我一場。我必享受。哭我一場。我必悲感。倘和尚到門。木魚一響。我之魂靈必掩耳而逃矣。——於汝安乎。

田產萬金餘銀二萬。現交親友汪芝圃方甫參諸君。生息或放或收。此時不能分拆。但有帳簿在汝母處可查。其他書畫圖章法帖。恐我尚有出陳易新之事。俱不載分單內。待將來立簿分拈。此外尚有硃銀留作身後遺念者。家中女兒子姪門外故舊門生鄰佑家奴總甲二排。另有清單交付。薄乎云爾。聊表此心。慚愧慚愧。再我一生著述都已開雕。尚有隨園隨筆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來。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餘力。分任刻之。定價發坊。兼可獲利。

右先大父遺囑。當日吾父吾叔各自手錄一紙。敬謹收藏。傳之諸兄及吾經亂遺失。幸姪夫潤處尚有抄存原稿。亟命敬錄付之手民。增拓多

紙。以便分給諸姪孫輩。藉永流傳。免虞毀失。噫。此囑迄今幾及百年。音微雖遠。警效如存。獨憾隨園鞠爲茂草。撫今追昔。能無感慨係之光緒十有八年壬辰大暑節。孫祖志敬識於楊柳樓臺。時年六十有六。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真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羣弊而空之。記叙用斂筆。論辨用縱筆。叙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三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後序

初先生以制舉文震海內。後生小子爭摹倣句調。以弋科名者。如操券取也。惟穀芳爲童子時。頗不以先生文爲然。逮乾隆癸酉館金陵。謁先生於隨園之小倉山房。每談及時義。即歉然以少年刊布流傳爲悔。而深以予之不然其文者爲知己。於是驚歎

先生之虛懷好學不可及。而世之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其必爲先生之所唾棄也久矣。時先生正以詩古文詞樹壇坫江南。欲收致四方才俊士。與之共商史漢文章之正統。而外間科舉之說盛行。徒知有先生之時文而已。不知有古文也。其或借先生爲聲援者。亦徒知有先生之詩而已。不知有古文也。而於舉世不知之時。又惟穀芳知之最早。而好之也爲尤篤。即穀芳之好古文。而敢執筆以爲之也。亦實因先生之教。而後毅然不搖於俗見。至於今蓋二十有一年矣。然則先生之文集。穀芳烏可以無言乎哉。蓋嘗論文章之道有三。曰理學之文。曰經濟之文。曰辭章之文。所謂理學者。非皮傅儒先。空談性命。亦非綴緝訓故。注疏之瑣瑣者。相考證已也。其所謂經濟。又不得以浮誕無實。坐而言不克起而行者當之。至於辭章。則亦必有物有序。而誇富麗矜淹博者。不與焉。予觀古今以來。其有兼三者而一之之人乎。無有也。乃今讀先生之集。而知其爲信能兼之者矣。疑者曰。隨園之辭章。不必言。經濟尙可。於其吏治信之。若目以理學。毋乃阿所好而失於誣乎。予曰。不然。夫言必求肖於周程張朱。而后爲理學。——噫。此世之所以多僞君子也。隨園於同時之講經而株守漢學。見與惠棟論學書講道而虛崇宋儒。見與是鏡書必爲文以關之。不遺餘力。俾支離穿鑿迂闊無用之學。自呈其僞。以不使溷吾

學之真。故其見於文者。無一字及於經。而無非經之精華也。無一字及於道。而無非道之充實也。誠諸中者形諸外。噫。夫豈可以襲而取與。故予因其文而審其爲人性情。脫灑和而不流。非即周茂叔之吟風弄月者乎。早年高隱。不慕榮進。而又篤於友誼。不以窮通生死易心。即尹和靖之奉母終身。蔡季通之爲友遠謫。何異焉。凡此皆見於諸論著中。讀者試一一按而求之。當知隨園之學。與年俱進。而德亦與年俱劭者。固非昔日所聞風流才子之隨園。而眞爲今日兼理學經濟辭章而一之之隨園也。然則予之言。豈有阿乎。彼猶以爲阿者。必前之徒知有先生制舉之文者也。不知先生者也。不知文者也。并不知予非媚人之文。以求知於人者也。然則予之言。亦惟先生知之而已。宣城宗後學穀芳。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盲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泰華恆衡嵩。厥後豈無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闕。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異績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砭疣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掃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梓尙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十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尙恐諛墓難爲雄。書則儷歐陽。繆繇盤深衷。上規大府下勗友。閭閻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誇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虛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靡。析弊到秋毫。鑄鼎

稱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律兼磨礪。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鸞鸞鳴梧桐。體裁茂密固閑贍。未免襲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挹賈鄭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濟。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正鵠定。眞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苑譬合樂。諸子一器公黃鐘。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懷蔣詒。首先寄示煩郵筒。賤子款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攝光熊熊。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璜琮携之竟出不返顧。荊州借得還無庸。韓文舊本共寶惜。枕祕吾可驕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煮。賴挾此卷忘殫饗。佛燈將燼漏四鼓。兀坐據案方吟哦。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驅靈輿。徑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胸。年家子萬應馨。

讀隨園文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顰。豈不皮傳但失真。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

流手挹捫。天結地構。心吐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烈困厄羣。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佚頻。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紋。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直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荆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縑。纒纒練絲沃盞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勲。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館後學蔣士銓題。

古文凡例

一 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敝。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 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 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待講行

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消兩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珣牛僧孺碑稱宋中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澤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韓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

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本朝論，當稱河南。

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却兩一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却「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

「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安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官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榮陽，不稱榮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濬守徐蔡襄守泉州趙小二寇廬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常間一官，曾南豐鍾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鄧云云，皆省却「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唐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聞之官名地名，皆省却數字。

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